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階官沿革

本朝官階

上係元曹制下係宋初制其後相大觀增改者別注在下又以祖宗舊官并轉之法參附于後

開府儀同三司使相

開府儀同三司

祖宗以節度使中書令節度使侍中節度使平章事待勳賢故

老父次宰相罷職隨其舊職加節度使出判大藩及召入未還

相位而拜樞密者則加樞密使以易節度故通謂之使相正謂

樞密使初以節度使為樞密使不罷

十月太宗即位二十七日加樞密使平章事仍充樞密使即罷樞

密此云以樞密使易節度即通平章事亦通謂之使相則可不係召自大藩未受相位而

密使雖使中書叙位亦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下迨改官制

一用開府儀同三司換之時祖宗意以文潞公彥博任使相

侍中曹郡王侂任使相中書令皆換開府為減恩數於是拜潞

公太尉自司徒進位也侂進封濟陽郡王

特進左右僕射

左右僕射為宰相官樞密參政止於六尚書若宰相官係吏部

尚書即遷左僕射係兵部尚書即遷左僕射乃用特進換之時王安石獨改特進至政和後薛昂帶觀文亭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非宰相不除

右二等為宰執

金紫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

元豐獨換吏部尚書者蓋故事宰相初美罷不拘見帶六部侍郎或左右丞五尚書皆超進吏部尚書故以金紫易之若宰相官帶吏部尚書者多拜使相出鎮若平遷即加左僕射

銀青光祿大夫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五尚書

時宰相王珪任禮部侍郎平章事神宗以珪久不進官因改

官制換寄祿乃遷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元祐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大

親以左銀青光祿大夫為銀青光祿大夫右銀青光祿大夫為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左右丞

○宣奉大夫 元祐有左右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左光祿大夫為宣奉大夫右光

正議大夫 吏部 戶部 兵部 刑部 六侍郎

以正議大夫換六侍郎併作一等時論以宰執會進官作此蓋故事丞郎作回轉今乃改作兩轉耳

○通奉大夫 元祐正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正議大夫為通奉大夫

通議大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中大夫 左右諫議大夫

神宗以寄祿官等級減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蔡確時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換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遂為定制

右宰執所轉官自通議以上無磨勘法自金紫光祿至太中為侍從以上加爵

元豐中同太中大夫至金紫止六階昔之尚書今為一官昔之六部侍郎今為一官是十官併為兩官矣左右丞左右諫議亦併四官為兩官其後增置通奉正奉宣奉大夫三階自太中以

上惟宰執侍從得遷

中大夫

秘書監 殿中監

元豐三年偶闕任殿中監者故只著秘書監

神宗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大夫時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石禮為左右丞二公寄祿官皆未至大夫只除

中大夫守之

○中奉大夫

元祐中散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中散為中奉大夫右中散為中散大夫

中散大夫

光祿卿 少府監

故事有出身人自太常少卿轉光祿卿無出身人自衛尉少卿轉將作監次轉衛尉卿自衛尉卿遷殿中監無出身人減一轉為優

朝議大夫

太常 光祿

衛尉 司農 四少卿

○奉直大夫

元祐朝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朝議大夫為朝議大夫以右朝議大夫為奉直大夫

奉直

朝議

中散

中奉

中大夫

五等為卿監以上加

少卿監等級最多一換之則清濁莫分舊制應兩制侍從官至

左右司郎中當遷者左司轉左諫議右司轉右諫議其太常少

卿若自吏部兵部司封郎中轉到者遇特旨轉行亦遷右諫議

大夫以別歷任清要則是朝議轉太中也崇寧已前從官自朝

議直轉中大夫乃用元豐故事以中大夫為執政官可比舊制

太中大夫自增中奉大夫遂細轉乃由當時執政不知典故爾

至庶僚職方郎中轉光祿少卿駕部郎中轉司農少卿次轉衛

尉少卿皆為朝議其太常少卿年勞叙遷及光祿少卿皆轉光

祿卿若衛尉少卿只轉少府監或將作監次遷衛尉卿則是有

出身者二遷至秘書監無出身者五遷至殿中監皆中大夫也

今增置奉直中奉而有出身人不遷中奉奉直猶舊制也

朝請大夫

吏部 兵部

駕部 庫部

中書 刑部

職方 禮部

中書 禮部

中書

昔之吏兵司封三曹若翰林學士任即遷中書舍人自舍人遷

禮部侍郎視他官遷五等蓋祖宗優詞臣如此侍從官任即

遷左右司郎中次遷左右諫議館職以上任即遷太常少卿再

遷光祿卿若任太常少卿除侍從官徑遷諫議大夫兩制到此

不轉卿監超轉諫議止候朝議有關方補朝議以七十員為度
朝散大夫戶部 刑部 度支 都官 金部 倉部
朝奉大夫禮部 工部 主客 膳部 屯田
其之吏戶禮三曹惟除郎中不除員外蓋侍從方遷此官仍屬
一資超轉

朝奉 朝散 朝請 三大夫為正郎

故事右名曹兵刑工三部及司封司勳度支金部祠部主客雖
轉正郎亦不呼郎中只稱其曹名以辨其常調也自改大夫更
無別異自古大夫猶今之執政侍從也書所謂日宣三德者是
焉曲禮曰四效多壘卿大夫之尊也由此觀之宜宜換授庶僚
即在漢晉間只有光祿太中中散大夫為侍從官論思獻納
之任至隋唐增名作階已非所宜今乃易少卿監郎中是輕名
器也

朝請郎兵部 司封 謂之前行員外郎 戰才
朝散郎起居舍人 侍御史 刑部 都官 度支
朝請郎起居舍人 侍御史 刑部 都官 度支

朝奉郎左右司諫 殿中侍御史 工部 祠部 主客 屯田
右三等為員外郎侍御史不與中行員外郎等殿中侍御史不與
後行員外郎等故自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殿中遷侍御史
此以特旨遷 此三等階未免混淆祖宗愛惜名器不以假人

凡士之有德有才者有政事文學者隨其所長用之命其官以
別之故狀元登第者初命官以將作監丞兩遷左司諫次轉起
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多官未及此以擢知制誥若左右司諫帶
待制以上職遷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帶待制以上職遷禮部
郎中次轉吏部郎中次轉右諫議大夫若三人及第及制科歷
一任回即除館職并任官職人官自大常博士遂遷祠部度支
司封員外郎若因任轉運副使以上即自祠部轉刑部度支遷
兵部員外郎司封轉工部郎中凡進士出身人自大常博士遂
遷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若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或館職
即遷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若官已係屯田即遷度支都官即
遷司封員外郎職方郎轉祠部郎中凡待世賞自國子博士轉

虞部比部駕部負外郎若曾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以上即
轉主客金部司勳負外郎若官已係虞部即遷金部比部即遷
司勳駕部即遷主客郎中凡雜流出身自國子博士轉水部司
門庫部負外郎若擢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即日水部遷倉部
司門遷考功庫部遷膳部郎中此等遷改絕稀但多因避家諱
第降一等改至此曹若任兩制侍從轉官即自後行負外郎便
遷吏部次遷戶部郎中次遷左司郎中其中行負外郎合轉禮
部郎中次遷吏部郎中其前行負外郎同後行再遷之格
右六部分二十四司吏戶禮三部任侍從官方除此及司封慶
支祠部為左名曹任館職人方遷此兵刑工三部館職任轉運
副使以上方遷此及職方都官屯田為右名曹有出身人方遷
此司勳金部主客酸補擢用者方遷此及考功倉部膳部為左
曹雜流擢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者方遷此駕部比部虞部
補方遷此及庫部司門水部為右曹雜流遷此叙遷品秩尤嚴
今以二十四司併為三階宜失之大簡也

承議郎

舊左右正言

監察御史

太常博士

國子博士

奉議郎

太常丞

殿中丞

秘書丞

著作郎

通直郎

太子中允

左右贊善大夫

中舍

洗馬

舊制初除知制誥及待制而官未至負外郎者即除右正言惟
狀元未擢外制當叙遷者即自著作郎亦轉右正言熙寧三年
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進取遂特與太常
博士初下筆方成大字堂後官以手約筆具陳祖宗舊制當遷
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就作口字因知前輩堂吏猶能執祖宗
之法若有出身人皆遷太常博士餘人皆轉國子博士易階官
後清濁無別矣

昔之正言監察御史著作郎皆特旨遷不與太常博士國子博
士及三丞等

舊制前名自太子中允遷太常丞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大理丞
遷殿中丞狀元初命將作監丞首遷著作郎凡無出身者自太
子贊善中舍洗馬皆遷殿中丞以上兩等皆另大朝官

舊制凡初擢用京官選人為經筵官及臺諫皆除太子中允若
擢轉運判官則前名除中允無出身人除贊善中舍其叙遷官
則還其歲月以表其借朝臣而奉使也若無身人自大理寺丞
叙遷中舍掌執奏補者轉贊善雜科轉洗馬蓋有以別之自改
官後初除待制以上而官未陞朝者並改通直郎仍效舊制帶
除正官爾以上太子官屬另小朝官

右三等階官及以上外郎郎中加勳自武衛至上柱國

宣德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今為宣教郎

凡前名自光祿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遷佐郎大理評事轉大
理寺丞餘人光祿衛尉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遷大理寺丞
宣義郎光祿寺丞衛尉寺丞將作監丞

凡前名自太祝奉禮轉官選人改次等官皆遷光祿寺丞餘人
大理評事自太祝轉者遷光祿寺丞奉禮轉及選人改次等官
皆遷衛尉寺丞
承事郎大理評事

凡前名校書郎正字監主簿皆轉評事皆第一甲三人登科命
官如之熙寧末狀元方除評事餘人太祝奉禮遷官皆轉大理
評事宰相任子亦如之正誤曰狀元授大理評事自嘉祐四年
授大理評事熙寧三年葉祖洽授大理評事第一二三人
皆均皆授大理評事官張中程堯佐為初等
承奉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

凡執政官任子授太祝其用宰執恩澤轉官皆遷太祝其用從
官恩澤轉者遷奉禮
承務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簿

凡任子前宰執授校書郎諸曹侍郎樞密直學士以上授正字
諫議大夫待制以上授將作監簿舊制校書正字有俸同太祝
奉禮郎格至改階官一例無俸

祖宗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遷左右
正字遷右司諫遷起居舍人自將作監丞至起居舍人五官准
進士第一人乃特旨得遷自起居舍人即遷兵部外郎次遷工
部郎中若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即遷禮部郎中禮部郎中自是

以上率超一官以迁祖宗於進士第一一人所以優待如此
右五等階號京官自京官而上四年一轉無出身人逐查有出
身人超資至奉議並逐資至朝議大夫有止法內奉直中散大
夫有出身人不轉

祖宗朝官制其辨別流品至嚴一官凡數等率執侍從之迁為
一等知列館職之迁為一等出身為一等蔭補為一等雜流為
一等

宗寧七階

承直郎 三京府判官 留守判官 節度判官 觀察判官

儒林郎 節度掌書記 觀察支傳

文林郎 防團判官 京府 留守 觀察 節度 推官

從事郎 防團推官 監推官 以上為另初等職官

從政郎 錄事參軍 縣令 另令錄

修職郎 錄事參軍 縣令 另令錄

迪功郎 宗寧號將仕郎 政和 迪功郎 另判司簿尉 右號選人

階官始末

漢置光祿大夫因秦郎中令有中大夫之官則光祿大夫之名蓋

始於此漢百官表上秦郎中令屬有中大夫大夫武金紫則置於魏也

銀青則置於晉也唐六朝觀晉有如金紫紫綬者則謂金 隋置散

官取秦大夫掌議論之義則正義通議之名蓋始於此秦郎中令

夫中大夫大夫掌議論論皆無自 大中大夫中大夫則置於秦也

見上 中散大夫則置於漢末也王莽置中 朝議大夫雖隋置之亦

因漢大夫以上得奉朝議之意朝請大夫雖隋置之亦因漢將軍

公卿以特進奉朝請之意並通 至朝散則隋置之唐因之耳宣奉

至朝奉六階則元豐未有大觀創之耳宣奉正奉通奉中奉奉此

大夫之階始末也隋置朝請朝散郎之官元豐置朝奉之官隋文

置奉議之官又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郎以官高下而通

為宿直故始為通直之稱至唐取梁宣議將軍而易隋游騎尉之

散官故始有宣義之名承奉承直則隋創之隋楊帝中唐因之

承奉隋文 承務則唐置之唐置因隋尚書一 宗寧七階初已定其

四承直文林而三者之名則更於政和我從政此郎之階始末也蓋國初庶官只存空名元豐新制以階易官然昔之雖存空名而流品甄別官秩難進則人人有安分之念今之易為階官而流品混淆官秩易高則易有所希覬而不自重矣舊平章遷侍中侍中遷中書令中書遷尚書令國朝未有至中書令者今以一儀同三司該之是宰相累遷之官一遷即為之矣奏議畢仲淹言階官未嘗遷中書令國朝未嘗遷至中書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宰相累遷之官階官未嘗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尚書累遷之官司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工議大夫一階兼侍郎累遷之官司之階秩難於進舊六部尚書侍從則自禮而戶自戶而吏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今以一銀青光祿該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歷之矣此畢仲游之深有慨於階秩易高之弊也見上舊制六曹侍郎之任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則侍從臣僚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則侍常調臣僚其區別嚴矣今例以正議大夫可乎舊制前行郎中之任遷太常少卿則待進士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尉少卿入光祿少卿則待世賞其區別嚴矣今例以

相混之弊

流品長編丁鶴言正議大夫是也官制未行以前侍從臣僚自戶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常調臣僚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十二年今自通議大夫一遷即為正議大夫前行郎中名當當遷進士則遷太常少卿朝議大夫也非進士出身則遷司農少卿或遷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尉少卿入光祿少卿然後轉少卿監丞此二正雖然官秩易高流品相混固不免或者之譏而正名責實各舉職任亦官制既更之驗也况夫一黜一陟有合舊制亦不可謂無得於祖宗之意且自朝議大夫直遷太中大夫此元豐制也非舊日兩制以上不遷卿監之遺乎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關則補此元豐制也非舊日以少卿監七十員為額之遺乎見上此其選用之公升進之難亦何嫌哉若夫循國初之舊意釐元豐之新制又不能無望於今日

兩府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較漢之丞相太尉較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

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

宣固界以職而復奪其權耶蓋兵為重事身為大臣遞不相通則

國事朕矣故呂氏掌兵若無與於大保而大保實裨之程伯出師

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

脈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

耳然漢承秦舊官制益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

重無以為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吊矣故諸呂非禍勢亦亟

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勅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

事亦重矣丞相敵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並

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能振職哉愚

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

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為當即則軍國大務不

當專委柔免如富鄭公之議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又言邊事

抑併其職為中書即則兵柄相維有関大體又非

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互相維制

兩府

不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

存於判然不相為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設官

之深肯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矣因初建

知之太宗朝後漢李維正母時與密院密院準說欲所之中書曰初

而中書不預聞之趙普手疏極諫初欲因兵上獨與密院計取

不得預議不能無感於咸平之時也咸平初田錫抗言密院公事

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尺義答之而此

賈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景德元年上每得

謂甲士安寇軍曰軍旅之事非屬密院然中書密院文武大政

令所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其機自御等當密院奏其

參利害勿以事于密院而有所隱也後契丹犯邊

湘中書寇公力決親征之說遂射中其帥狼漚以偏自寇公免相

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酋之降非末節也而中書初不預

相通

景德

謂甲士安寇軍曰軍旅之事非屬密院然中書密院文武大政

兼領

知時大將劉平敗敵制其兵不決知陝之敗陳執中同判院張昺
矢並羅能限士通三軍放之事極密當任其責我西陲同乞陟自備
斷羅界來降詔補三班奉職置胡南富備言當厚
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
元昊之叛非
小警也而邊奏皆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乖異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
康定元年詔樞密院自
設元昊反邊奏皆不關中書翰林李士丁度宜建言古之考令以
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
迨夫慶曆間仁宗因張方平之
議於是宰相有兼樞之職西邊陸梁之賊呂章一公分命名帥戮
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曆兼領之效歟
慶曆七年七月右樞
密院樞密使樞密使安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以宰相兼樞密使
象兼樞密使樞密使安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以宰相兼樞密使
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使古官然未發邊奏及上令中
書同議樞密院事後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以特降制
命英前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
又范仲
淹韓琦為陝西帥西邊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
之驚破膽
自賈昌朝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益裂
矣
慶曆三年呂夷簡章得象并兼樞密院二年夷簡致仕晏殊兼
樞密使四年殊免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五年衍得象免賈昌
朝陳執中並以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七年昌朝明與西人戰密院
賞功而中書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已降褒詔
西

此滕達道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也
熙寧初滕達道言中書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已降褒詔

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
元豐官制行詔樞密院同議大事
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

同進呈矣
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

間高宗乃以宰臣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
國步尚艱虜勢方張割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魏巍中天之業者

皆在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
臣張浚兼樞密使兼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兼樞密使兼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兼樞密使

與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情
咸平景德康定慶曆熙寧建炎之得失可知也可不審哉雖然主

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
之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為慶曆之善謀見上密司不

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而詳及焉
元豐官制行詔樞密院同議大事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

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而詳及焉
元豐官制行詔樞密院同議大事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官
 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
 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
 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
 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負數過繁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
 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
 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俱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
 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象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周禮天
 官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
 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
 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周禮彼漢之九卿吾感焉景帝
 蒼蒼晁錯而內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晁錯傳武帝屬意洪羊
 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石慶傳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
 之務不聞決於丞相同上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
 九卿

周禮任職實

射刑典蓋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庭之權丞相
 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表正百官又觀周之建官也或
 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周禮
 司寇甲公以公兼宗伯乙公兼司馬丙公兼司空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
 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周禮凡軍將皆命卿此周人職任無曠之
 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憾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之數又有九卿
 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迂易不同空存
 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景之
 說本傳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
 虛設祿俸枉請呂長源上疏曰兵部无帳部无板齒粟水不
 供蓋不校勘者作不修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
 職任皆虛也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
 事必曠太農少府復分於戶部太常宗正復散於禮部儀仗一事
 也既掌於衛尉又掌於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祿又任於膳
 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唐百官志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循漢唐
 之名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幸有國朝之制焉

百官任職實

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
禮院之名曾腰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王判而禮院則有判
儀儀不判判寺兼禮定九年置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正寺判寺
判寺同姓兩制以上京廟時則朝官已上知承事掌奉宗廟太僕
諸陵廟學之制司皇族之籍元豐改制所掌寺禮學同太僕
則群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
職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
金吾衛仗三衛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黃完官制九寺
卿之任也資輕者為知院同知院兼掌博士之職宗正有判寺一
員太僕則屬羣牧司有制置使一員以振密及季士領之有判院
一員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歸客省四方館光祿
同農大府其職皆隸三司衛尉無所職也其職分為金吾衛仗司
其環衛之任分隸三衛皇城等司矣迨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
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
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同元豐定制九寺各有卿少
奉禮協律司直大理則其各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
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年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
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也元祐劉安世上言陛下置事

九十九官而官無廢事皆如之得其理也今大僕鴻臚光祿太
府各二卿丞簿官屬仍不願焉前日首官之設遂為空文登望寺
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之官尺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
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
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除人常寺大理寺不罷外宗正
以太常兼而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大理寺不罷外宗正
以祿熱鴻臚併禮部司農復置宗正太府同農餘此廢雖然論
置九官之制不若論變典樂夷狄宗之為盛論周六卿之典不若
論召公宗伯蘇公冠之為美吾觀我朝其任太常也范景仁為
判寺力辨漢園之議凜凜然有生氣漢園之議或以觀說上常寺
非是賈黃中除禮院詳定損益之禮後世皆取法焉則太常禮院
多我故實每詳定典禮禮損益得中咸善之治平中修其任宗正
書百卷名曰太常因章禮初歐陽公同制太常寺矣其任宗正
也元祐定教親之式俾公子皆有振振麟趾之風治平元祐判太
詳定皇親親書等賞仲忽立糾親之法親賢慈功之闡歸然有光
四朝國史仲忽傳仲忽者入對太宗行寺微宗賜之甲第則知我
建親賢慈功之裔以示寵立宗同法武後人總為宗貴則知我
朝卿寺之任果在此而不在彼微大漢唐之官也其視我朝巨公
碩望流芳後日者不亦庶乎

國朝
宗正
之官

太常
之官

禮部
之官

兵部
之官

臺諫

昔我孝宗之諭御史也曰分隸六察可許詳奏至諭諫臣也曰欲
 其遺補不任糾劾道八年重元宗時監察御史未嘗
 十五年林栗奏諫議之臣往往分行御史之事或規或劾夫糾劾
 失反既聞焉乞面加訓諭以遺補為名不任糾劾之職夫糾劾
 官之任也論詩諫垣之責也然臺臣得行論諫之事諫垣不任糾
 劾之舉祖宗之意何責已以周待人以恕也然則以臺諫分任其
 責其殆漢唐之制歟嘗觀漢百官表矣御史有中丞專掌糾劾諫
 大夫數十人俱掌議論漢百官表上御史兩丞日中丞在殿中
 大夫數十人俱掌議論漢百官表上御史兩丞日中丞在殿中
 史十五人史十五人大夫論外戚之橫大夫論外戚之橫
 史議論委大夫是漢臺諫之分也是故蕭望之按延壽之驕恣嚴
 延年劾霍光之廢立皆以御史也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按韓延
 守其守其劉向戒外戚之竊柄劉向戒外戚之竊柄龔勝爭孫寶之繫獄皆以大夫也龔勝爭孫寶之繫獄皆以大夫也
 觀唐陸長源之論矣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妬之
 人匪躬故為諫臣嫉妬故為憲官是唐臺諫之分也本傳是故韋

臺諫

思謙之劾褚遂良温造之奏李祐皆以御史也本傳杜拾遺之封
 事卒補闕之諫書皆以諫臣也杜甫為拾遺詩曰明朝有封事數
 大狹殆非廣君之聰明也大抵漢唐之任諫諍自諫臣之外皆無
 所與非諫臣而得與者往往以越職離局議之昔漢鄭昌訟蓋寬
 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夫官任諫諍然後得論則其
 他皆不敢言也固宜本傳唐魏謩之擢拾遺補闕未幾遷為起居
 舍人帝以論奏救之暮則曰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記言動不
 敢侵官夫拾遺補闕則諫起居舍人則不諫是無怪乎不曰侵官
 也本傳蓋嘗推原其由古者樂於聞善故彼此皆得以盡言後世
 諱於聞過雖諫臣亦不得行其職沒黯以中大夫而守東海蕭望
 之以諫官而補郡吏蓋諫官本以糾人主之過俾之出補守相不
 諫官諫官不得出入禁闥則漢之諫官何益哉汲黯以中大夫守東海云
 議大夫不屑言事唐之諫員尤甚於漢也本傳噫諫官猶不敢言

國朝臺臣使諫

國朝諫臣

事况臺臣乎况於百司庶府乎 國朝之置臺諫猶漢唐也其任
 臺諫實異漢唐也何者諫臣使之諫諍而不使之糾劾臺臣使之
 糾劾而又使之諫諍此其所以為盛歟且趙中令之開國勳舊而
 失色於雷中丞之一奏 韓魏公三朝元老不能不瞻落於王中丞之一言
 不容默郭后之事 臺臣之得劾糾固也范司諫寧犯宰相之怒而
 得受章疏范仲淹同孔 韓魏公大呼乃逐仲淹等鄒正言寧觸人主
 之怒而不容已於孟后之舉 四朝國史曾與三右浩青勸使力諍
 諫垣雖爭而三御史亦相繼罷去 長編治平年詔議秦安漢安
 列蔡確之貶諫垣雖論而御史府亦為之一空 蔡確新州之貶其
 空 新法之行不惟諫臣辨之而空臺至與之論列 公孫昌公
 之弊 專察官司不與於言劄擊又言御史之偏則祖宗重於責已
 授

本朝臺臣

而善於待人者可見也 元豐八年呂公著言御史天子耳目比年
 常平之事舊領之常參官其後或隸於漕臺或總於使臣而提舉
 常平之自未定也至熙豐二年始置局焉 皇朝厚化中常平倉
 長吏率所部官專領之然猶隸曹臣至熙寧初置使領此蓋
 平糴倉倉儲差胡朝宗張復 茶鹽之事舊領之發運司其後或兼
 於憲臺或總於知通而提舉常平之自未定也至政和初元始置
 司馬 國朝茶鹽之事舊領之知通提舉司 元豐間或以博學常平官
 共置茶鹽提舉司以提舉常平之自未定也至政和初元始置
 罷隨復 元祐初司馬光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采本
 平糴提刑司二年復置四年復置 提舉常平司 元祐初置
 四年復置 茶鹽司 四年復置 茶鹽司 四年復置 茶鹽司 四年復置

提舉

迨至紹興之五年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噫奈
盡之利為公而取其官吏固不敢有侵移之患兼於他官無害也
此君子不論亦可也常平之利為民而置一司錢穀往往有所滲
漏專置提舉誠有便於民也此君子不論不可也請以熙寧元祐
罷置常平之制而詳究之夫常平賑荒之善政也我朝置場於
淳化之二年淳化二年名曰常平以常平官領之朝置場於
倉於景德之二年景德二年始置常平倉每州擇清幹官無非求
以便民然州縣移用聚衆不時每有災沴無所振發尚拳拳於慶
曆廷臣之請此誠為政之害也慶曆四年范仲淹言常平倉司
盡被刑罰將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及時聚衆每
有災沴无所振發持有安撫之名初无救恤之實熙寧二年始
罷置司與其漏卮於州縣之吏孰若兼總於一司與其採辦以候
旬月之報孰若立賑於旦暮此其立法夫豈不善哉蓋公言於哲宗
常平本錢無劣收采又官吏居後時收采而縣申州然借唐虞
州申稟刑畏刑申司農比至開投動步累月已足失時然借唐虞
之行以行盜跖之法也趙鎮言常平始於漢之盛時強唐實無以易
和畢而必其賞托壽昌之名以用桑孔之術見後豐年采穀賤價

熙寧
始置
司

元祐
九羅
司

償官周之荒政然乎不平凶歲代系易錢輸資漢之常平然乎不
乎司馬公言將采本作青苗錢山息一分置提舉官主之豐年采穀賤價
此元祐所以力罷而不恤也雖然寧以常平之故而復提舉
不可以青苗之故而罷提舉蓋提舉非熙寧之失以常平為青苗
者誠熙寧之失耳中興以來罷置利害講之熟矣常平本漢壽昌
宣以安石而廢此高宗之諭其臣也紹興八年十一月李光清
平法本漢景壽昌今豈可以安石而廢之其管官上謂年執口常
提舉官自可復置無幾不至陷失一司錢谷常平法不宜廢青苗
市易當罷此呂公願浩之告且君也建炎二年七月言者請復常
平法亦不敵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置
同於准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承元復行於是復提舉之官修
常平之法自散自斂事權歸一無滲利也時出時入穀價不踴無
歉歲也至今便之誠萬世之良法噫熙寧之置提舉是登龍斷而
罔利也元祐之罷提舉是因一噎而廢食也欲求便民之實惠其
惟中興之法乎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刑集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刑集

提刑

宗重

此國朝激勸之權也

國朝崇重之意也印紙書績籍名中書

為幾州州合而為幾道獄獄之繁即簡耶民情之伸耶否耶其權皆出於憲司之職使得元結數十輩錯布州郡則萬物吐氣安有

不平之訟是以我朝重之重之者所以重其民也此其哀矜一念

隱然於設官分職之際故其擇吏也取其愷悌之賢而不取其刻

深之習取其均平之政而不取其高下之手死罪之覆迂為負郎

宗重

此國朝激勸之權也

為第一等異地... 夫以謹刑之吏優以祿秩則苛虐者知所... 懲矣清謹者聲擢之提按天聖二年監御史張逸為益州路提按賢明廉幹委之誠問謂明道二年上清明之吏得以居官則貪愚者知所憚矣或者乃曰申命使臣祇為勞擾尚見於淳化之詔淳化四年十月降詔曰此者申命使臣聖之令轉運使副或言提按刑獄官過為煩擾又見於天則是司之設徒為州縣之擾其說果信乎然天下幾州不能皆襲黃一州幾縣不能皆阜魯豈無未清之訟乎使任按察之職者剪一身之棘榛植子孫之桃李私家無怨矣如公家何求鳳凰之美名改鷹鷂之清操守令無擾矣如吾民何蓋欽勞擾之怨者正以伸冤抑之刑而假安靜之名者適以滋姦貪之地此歐陽公所謂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名委任之意不堅毀謗之言已入正有激而云也河北按察使歐陽脩言今按察者所

提刑

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可故毀謗之言已入不然淳化嘗委刑獄於漕司矣見上未幾景德親選其人專察囚禁而憲司復置也見上天聖又嘗併提按於漕司矣見上未幾明道以漕運不能躬親謝問恐致冤濫而憲司復置也見上然則淳化天聖之詔以為煩擾者豈非懲羨之太過歟故嘗曰目為三虎者不當責按唐中書司而不及不按枉濫者深足議也見上

守令

嘗觀班孟堅之傳循吏而有疑焉夫親民者莫如守而於民最親者莫如今今漢傳所紀守相甚悉凡令若長沒而不責豈為邑者績用之不逮於郡耶否則瑣瑣為不足紀也噫此正孟堅史筆之微旨歟且天下至廣也郡邑至衆也以郡而言之守長之賢否且不能人人而察而縣幾倍於郡令幾倍於守其廉其貪其材其庸

以財賦充益為先而留意教化者未必不遭斥逐其所稱賞者以催科先辦為最而勞心撫字者未必不考下下逢迎主將則可以取悅而進身稽違星限則立致譴呵而罷黜否則曰某邑某宰非某人之葭莩則某人之推轂也非某人之膠漆則某人之請託也又否則曰某縣某屬非苞苴之往來則書問之殷勤也非介紹之相通則左右之先容也培恩桃李而不為荆棘之地沽名為鳳而不立鷹鷂之操則何以警貪墨之風而養循良之治哉昔高宗

漢爵二十級表爵比秦制以賞功勞

公士

漢儀曰公士為國君列士顏註曰言其爵命異於士卒

上造

顏曰言有成於命上也

轡裏

顏曰以組帶馬曰轡裏者言飾此馬也

不更

顏曰言不與更卒之事也

士夫

顏曰列位從大夫

官大夫

顏曰加官公者示

公大夫

秦制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高紀曰七大夫以上皆高爵也顏曰七大夫公大夫也

公乘

一曰上置顏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

五大夫

食貨志曰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召發之士益鮮顏曰五大夫第九級至此始免徭役

左庶長

顏曰言其為眾列之長

右庶長

顏曰更言領更卒部其役

中更

右更

少上造

顏曰言其主上造之事

大上造

駟馬庶長

顏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為庶長也

大庶長

關內侯 劉昭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又風俗通曰秦時六國未平將相家皆關中故曰關內侯

徹侯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張晏曰後改為徹侯列者序列也

爵邑

漢以爵邑為實惠唐以爵邑為虛名愚嘗推其本末矣漢封爵之

等有一十曰徹侯者乃得食縣曰關內侯者即無受邑曰大庶長

至公士者如吏職耳漢百官表上二十徹侯秦制以賞功勞後志本注曰丞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金印紫綬

帝本始間以劉德蘇武爵皆關內而得食邑者蓋當時嘉異定策之功皆關內侯德武食邑特寵劉德蘇武也高帝即位初年七

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又所以特寵一時軍士之勞蓋非常制也前相紀帝於即位令軍士食邑之例有二有封為某侯言食邑數者

有封為某侯不言食邑者侯萬戶都侯八千戶之類餘皆同也彼

不言食邑蓋以一縣一鄉之租稅俱予之言邑數則特據邑數而

予之耳周官所謂以其室數制之者是以若戶之數而封不

足以充之則或取之其隣張延壽富平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

其云別邑者取之隣近之租稅以給之蓋無定制也侯表張延壽

制爵自侯以上則食租自大庶長以下亦得贖罪食貨志故公大夫

以上者得與令丞抗禮高紀爵五大夫者有罪不入狴犴憲紀爵

實惠者若唐則不然曰王至男者其爵等有九曰萬戶至三百者

其邑數亦有九唐百官志封郡公者食邑五千戶從一品封縣公者食邑一千戶從二品封侯者食邑五百戶從三品封伯者食邑三百戶從四品封子者食邑二百戶從五品封男者食邑一百戶從六品夫封爵猶漢也食邑猶漢也然唐之爵號

金玉珠璣有道路階庭處處有人則與瓦礫無異若爵祿一一如意則何以奔走天下之士不懼朝廷之法整而士夫之自待者亦薄矣嘗觀漢之資格莫善於漢初莫不弊於武帝漢初之除相也灌嬰薨而除御史大夫蒼蒼免而相御史大夫嘉嘉薨而相御史大夫青是相之除拜皆以序遷矣百官表漢初之拜爵也樊噲以舍人而賜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賜上聞已而賜五大夫傅夏侯嬰以太僕而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賜執珪已而得印匱是爵之遷轉亦皆以階進矣間有超越遷轉出於上之特恩而未聞指是以為例也夫何武帝之不念及此哉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本傳車千秋亦以一言旬月取宰相嗚呼相者百官之本也超資越以累無等級况其餘乎蓋法之所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然則果法耶人耶愚嘗切論我朝之政遠過於前代者以寬恩待士夫之厚也我朝之政時有不及於前代者以法例徇人情之過也蓋嘗其由矣方之初也朝廷未有事例之夫未有稽習之病是時也

漢初之資格

我朝之資格

天爵

無有也上等開寶四年南郊禮畢行賞以恩賜馬首從時命增給錢元臣宿將以平蜀大勳雖已許之爵未嘗輕授若是則濫恩無有也張齊賢以布衣上書其言雖可取而亦未授以官若是則冗爵無有也得張齊賢耳不欲官之費時使轉改為相列聖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必曰嘗歷其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由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邊守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至是方選管軍馬其遷轉不輕也如此官制舊典祖宗用人必嚴資格二措試以民事故三人皆羅通判判制科除簽判一任還試當職或羅至待御史知雜事乃不次任用所致自餘各論資序一兩任升通判歷兩任升初任知州資序可為正運判若除提刑知節鎮帶權大藩而權轉運副使第一任止除提刑判轉運使凡三路使各高領帥兩任升三路使資序若除提運使帶權字一任升三司副使

我朝資序正此方平除待制及三路帥也朝廷每除藩府監司必有理
法例其資序指揮至王安石舊引新進號能集事遂推知縣資序人爲
循情願司郡守至有初改官選人亦預號按者又奏議政和二年占
升都監才可任民事者除沿邊知州元才者除州將自正路分以路
資格若功顯者升路金及公邊安撫州有勞績方除提刑邊功
多而資未滿者除都金及公邊安撫州有勞績方除提刑邊功
總管官副總管至是方除遣官軍四州自循習既久不便從狹舊

比新例日衍一日前倣後承事增一事其來非朝夕耳故有司守
法不思國難但徇人情歐陽公修已言於慶曆之始言行錄爵位
品秩若一稱滿其意將無以役使羣臣司馬光復極論於治平之

初治平初司馬公上疏今爵位品秩譬如金玉珠玑苟道階階更
初地初有之則古在陳元異若一稱滿其意將無以役使羣臣
名器祿爵人所奔趨必積勞而後遷則不敢躁求苟開驟進之門

使有意外之得則何所不至蘇公軾又嘗力陳於熙寧之初奏議
然橫恩四出援例日至猶未至後來之極也迨夫安石用事喜引
新進有知縣資序而爲監司郡守者有初改官而亦預峻按者同

有爲判官而連除臺職者長編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
並補外天下謂之二三舍人嗟夫示天下以寬大之意納士大夫於
寬裕之途茲豈不美然在吾國之紀綱而便人情之所願欲必人

資格

平免
邑
解

之情至於無已則法制舒肆而難收其末流之弊有不勝言者然
祖宗以全盛之天下當又安長治之餘用四方事力之廣則必容
衆弊無傷大體今以東南一隅之力收勞筋苦骨之賦未有舒伸
轉移之術上方慮其事力之易窮下猶謂其志願之未滿豈可曲
循姑息不求總核之時乎且隨事設官一官所以治一事也今添
差益員至於無節一壺而百擊十羊而九牧慮其害政而病民也
於是而不釐務之法謂寧給以優閒之廩而不假以州縣之權今
也釐務十五六矣安在乎薦舉用人保之以親民之名名必責之
以親民之實今多端經營求於倖免指州縣爲徒勞之官視繁劇
爲煎熬之地慮其民事之不歷也於是必有試邑之法謂不限以
治民考績之途則勞逸有不均之嘆今也舉負具而不試邑者其
端復開矣法安在乎若此等弊未易縷數朝廷之爵祿既輕士夫
之自待亦薄平居無事用此規模猶不可以立國况庶政方新圖
事揆策之時乎然又論之待常材以資待非常之材以望捨資不
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而濫進然徒以資而待士

則盛德尊行。壞奇俊偉之賢，或拘格遲回，有沉陸下僚之嘆。是故
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遷而止。端揆韓琦王旦王旦王敏若參政四年矣。
馮極陳克馮在樞密不於見任，參知樞密中求相，而畢士安時為
侍讀學士，冠準以故，輔為三司使，乃先以士安參知政事，準由計
同平章事，安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以兵部員外郎宋琪
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以其
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同平章事。近例左右史次補，知制誥而陳襄
以右史遷臺諫，錄行舊制中書舍人止，遷後行而王祐以舍人而
遷兵部事。王化基以太官自薦而擢知制誥，王顯以閣使兩遷而
至兩府增釋因國八年正月以東上閣門使王顯為首，徵
以常法拘也。嗚呼！韓忠獻力言蘇東坡未可遽入翰林，且請培養
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然後用蘇文忠以賢良致身，英宗久聞其
請朝廷養之使天下之士。夫如是而後可用，資司馬溫公舉李
擇為戶部議者，雖以為駭而溫公不謂之躡等。夫如是而後可用，
望事今之二三三大臣儻以韓忠獻司馬公之所以待士者待士，
尚何資其望之可疑哉。

職田

韓琦
司馬
待士

職田之制尚矣。王制之論圭田，釋者謂其厚，豈孟子之言圭田釋
者謂其供祭祀嗚呼！古者待士夫之意厚矣。蓋衣食既足而後養
廉潔之行，廩餼或闕，將不能安職守之常。此培養氣節，封植人材
所以特舉於圭田之制歟。井田既壞，美意間斷，秦漢而後，寡廉
鮮恥，公歷至唐內外庶官，始有職分之田。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廩
六頃至率更府各二頃，所給有差外而自大都督府四十頃，至中
戊下各一頃，亦各三頃，九品七品五品六品各四頃，七品三
二頃，五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十品半頃，百官之田
亦各有品級，二品者亦十頃，三品者亦八頃，四品者亦六頃，五
品者亦四頃，六品者亦三頃，七品者亦二頃，八品者亦一頃，九
品者亦半頃，十品者亦半頃，百官之田
亦各有品級，二品者亦十頃，三品者亦八頃，四品者亦六頃，五
品者亦四頃，六品者亦三頃，七品者亦二頃，八品者亦一頃，九
品者亦半頃，十品者亦半頃，百官之田

唐有
職分
之田

職田之制尚矣。王制之論圭田，釋者謂其厚，豈孟子之言圭田釋
者謂其供祭祀嗚呼！古者待士夫之意厚矣。蓋衣食既足而後養
廉潔之行，廩餼或闕，將不能安職守之常。此培養氣節，封植人材
所以特舉於圭田之制歟。井田既壞，美意間斷，秦漢而後，寡廉
鮮恥，公歷至唐內外庶官，始有職分之田。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廩
六頃至率更府各二頃，所給有差外而自大都督府四十頃，至中
戊下各一頃，亦各三頃，九品七品五品六品各四頃，七品三
二頃，五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十品半頃，百官之田
亦各有品級，二品者亦十頃，三品者亦八頃，四品者亦六頃，五
品者亦四頃，六品者亦三頃，七品者亦二頃，八品者亦一頃，九
品者亦半頃，十品者亦半頃，百官之田
亦各有品級，二品者亦十頃，三品者亦八頃，四品者亦六頃，五
品者亦四頃，六品者亦三頃，七品者亦二頃，八品者亦一頃，九
品者亦半頃，十品者亦半頃，百官之田

唐有
職分
之田

職田之制尚矣。王制之論圭田，釋者謂其厚，豈孟子之言圭田釋
者謂其供祭祀嗚呼！古者待士夫之意厚矣。蓋衣食既足而後養
廉潔之行，廩餼或闕，將不能安職守之常。此培養氣節，封植人材
所以特舉於圭田之制歟。井田既壞，美意間斷，秦漢而後，寡廉
鮮恥，公歷至唐內外庶官，始有職分之田。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廩
六頃至率更府各二頃，所給有差外而自大都督府四十頃，至中
戊下各一頃，亦各三頃，九品七品五品六品各四頃，七品三
二頃，五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十品半頃，百官之田
亦各有品級，二品者亦十頃，三品者亦八頃，四品者亦六頃，五
品者亦四頃，六品者亦三頃，七品者亦二頃，八品者亦一頃，九
品者亦半頃，十品者亦半頃，百官之田
亦各有品級，二品者亦十頃，三品者亦八頃，四品者亦六頃，五
品者亦四頃，六品者亦三頃，七品者亦二頃，八品者亦一頃，九
品者亦半頃，十品者亦半頃，百官之田

高宗 始置 我田 祖宗 我田 公華

地則勢家巨室百計豪取於是有侵漁之弊古者公卿大夫食其
賦以為祿初不以田為私屬也故圭田之制可行終世唐則以此
田為私屬之物則官日益繁地有常限於是其墮之弊周唐之
制所以若同而實異也吾觀 國朝職田之制蓋始於真宗之時
方國初承五季凋際之後土曠人稀人不樂仕祿猶可以自給也
承平日久官繁物踊蒞官之日淺閑居之日長而往往有溫飽不
給之憂祖宗憫其然也咸平之際遂給職田二年給內外 天聖之
際隨罷隨復 天聖七年上封者言職田不均又貪吏多取歲租以
下所官悉以歲租送官具數上三司以時估價命三司與九年詔
入之數計直而均給之未能即行如聞勤事之吏祿薄不 熙寧之
足自養其後即多古佃戶及無田令出租者以在法論 熙寧之
制均及四川元豐之制均及熙河元祐中變限歲之法而以月元
符中變限月之法而以日此其公華大畧然耳熙寧中以四川
桑麻等約隨地皆同遂召呂晦劉述均定計實公糶一邑每計中
價百有二十而祥夔利三路數少均分不足已定到成都一路以
高下均給之元豐以後復熙河等路以其地給弓箭手而郡縣官
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焉元祐中復准廣 神宗均定四川遺官
變限月而貪冒者或窮一日以起限期 然既有俸祿又有職田

後祿則隨其官之高下職田則隨其地之有無此不均之患樂
於諸臣之論也 慶曆二年范仲淹疏近日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
侵民者實比之衣食不足要其名或豈止職田之害而自右常思
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豐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
均之有不給者給之是故當其有之地雖一邑之微毋慮千頃
當其無之之所雖大藩之雄不及一邑或極風沐雨而愁困之不
給或玩歲指日而鮮醲之過奉其不均何如哉 當其有之地雖
鎮大者至四千頃下不及一縣亦無慮千頃及其下之職田不
求有以居薄尉之官而反過於令佐者又有命之職而反過於
令佐亦有居薄尉之官而反過於令佐者又有命之職而反過於
者亦有居薄尉之官而反過於令佐者又有命之職而反過於
所得不過數千少者不過十餘月 階州之高苑凡九百斛常州之
江陰凡八百斛下而或四五百或二三百至於閩廣咸無焉或處
優逸而所得立山或任繁劇而不得圭撮其不均又何如哉 未
者謂天下主租多寡不均縣令所得多至九百斛如階州之高苑
八百斛如常州之江陰至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百而閩廣有
田有未及格者促令歸職 然既言之遂罷之既罷之又復之豈
固循習其弊耶大抵事有之不加甚於多寡不均之慮名節之自
壞又不止於頃畝不平之憂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公田在在

而有之之多者歛之以入官地之無者出之以供官此慶曆廷臣
之議也今獨不可行乎見上今天下職田皆有定數歛其租之直
於上均其租之直於下此天聖詔旨之諭也今獨不可行乎見上
此法既行無尊卑不倫之弊無豐瘠不平之患其周人圭田之遺
意歟噫孰知侵漁之酷尤甚於不均之苦乎夫田以圭方為其潔
也授之以田而名之以圭者古人之意欲使夫仕享是祿而思察
其行也今以養廉之具而為濟貧之媒守晉州者私增租入守終
陝者遺私歛獲杜子充請復元祐均給之法從之初晉州守臣李
後襄陵縣令周政力陳其弊郡守符彥威減十七八佃戶若
歛之苦而平韓絳三州主腹素多守臣多苛法易其種子或
第監獲貪汙根株无不有建中靖國
初知延安范純幹乞令監同究情治之寧不負上人責望之意哉
故曰不均之患其責在朝廷侵民之患其責在士夫

閩中人材

自常袞興學校而閩人始知文學之重唐常袞為閩觀察使時閩
人未始知學袞至為建學校
訓教諸生而自歐陽修登進士而閩人始知科第之榮韓退之文
人遂知學自歐陽修登進士而閩人始知科第之榮韓退之文
人遂知學自歐陽修登進士而閩人始知科第之榮韓退之文
人遂知學

騶駘為姓閩中是居遂為無諸國時漢初五年也史記閩越王无
諸是日无諸既席漢寵寔因秦餘騶駘為姓閩中是居其地僻陋
其俗鄙朴其人物希疎寂寥自唐以來騶駘與上國尚曼胡之纓
化為青衿閩中記林藻梁山銘云
有龍虎同榜天下稱重者歐陽詹
有首宿賦詩後世仰慕者薛全士有龍虎同榜天下稱重者歐陽詹
有首宿賦詩後世仰慕者薛全士

有龍虎同榜

始大榮盛唐之人材未盡出至我朝而始大繁衍此雖風俗轉移
之效抑亦人文成化之朝默有以薰陶涵毓也然嘗論之夫靈而
為人業而為士非特區區功名利祿之計其為文也必欲潤色皇
猷不循時好其為學也必欲鑄造道闡有補治道其操履則以端
方直亮為尚其言論則以鏗介慷慨為高立人之朝則處事不撓
其氣槩可慕也任君之責則竭忠自效其中蓋可敬也敷國之難
則視死如歸其忠義可服也否則鳴珂名里表錦榮鄉科第相望
衣冠雜遝亦何足為榮且盛哉此君子攷論人物蓋取其數大節

衣冠雜遝

中
人
材

耳是故名重蔡林詞學無比時與楊劉同譽者隆中集揚德定州
詞學無比多所法時古劉德同職居西掖文孝知名時與楊陳並
聲譽有正元元和風自德始稱者是其為文不徇時好也隆平集陳從易泉州人與楊大得
在西安文孝知名時謂之楊陳得財用之孝者精及道德粗及水利劉彝福唐人從明安定孝德年
臣少從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今孝者明著尊堯之集者
體用之孝以為國教之本皆師之功曩又長李問淵源議論謹嚴是其為孝有補治道見錄陳堂中南朝人
中尊堯集後改神宗字每蓋蔡示氣高行古人皆化之不曰于潤
豫王安石曰銀安官神宗字每蓋蔡示而自愛陳襄字卿上博列周希孟與德四人者氣高行古以天下
信而化之時人卒不變人卒孝友實直必稽孔孟不為曲謹以求
自漢儒林者軍及他諫垣論事權倖退敵而新除三諫之詩至今
贈多人口不敵于堯時有詩曰在筆新除三諫官放然朝野
化仙游人也檢院抗章不懼勢要而直論新法之疏間者為之縮
頤王安石行新法時鄭俠者並檢院上章力攻其弊遂歸其言
論直矣力沮濫賞不避外怨非福心也人享上太后升祔自宗廟

論
人
材

言者謂聖賢由心給賞力讓既而上詔輔臣曰外其不由銓考封還詞
此說以政宜謹之有日臣既以身許國何避耶不由銓考封還詞
顯非沽名也此其氣槩何如哉官李定後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
朱熹求封環詞頭破衣罷蔡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歷受朝列不
天下謂君相子父予嘉君伐則見於聖德之詩得錄外聖德頌
君相子父予嘉君伐則見於聖德之詩得錄外聖德頌
下凡三十二人皆節義忠正之士謂之古靈公而受遺詔於治平
之初同輔英宗時謂可比張安出陳規模於中興之日此其忠
何如哉相高宗言中興規模當有先後之序智農之變事勢亟
矣寧死其身而不忍辱其國陳或當使之主觀叱之日五岳家以忠
義自將豈肯生即率州兵禦敵力不勝遂見殺渡江之際國步艱矣
寧死其節而不忍偷其生此其節義又何如哉徐年錄劉琪建安
力京城失守虜人得之徐年錄劉琪建安死節
遺迹而與差凜然起高山仰止之想如其舍是不論而綏綏功名
富貴之徒特遼東之豕耳嗚呼孰知有大於此者乎蓋顯名於一
時者不若傳道於異日有功於耳目者不若淑教於人心彼伊洛

中
人
材

中
人
材

三君

道之

正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季為天下開太平蓋
 有與風雨晦冥流行於天地間而不可磨滅者自黨籍一嚴禁網
 日久中更變故道脉如絃一傳而得游定夫胡文定楊龜山之流
 靈光屹立疏瀹源流碩果不食元氣復春講明經季於建炎之初
 培植人材於淳熙之後此三君子之功大矣游酢字定夫建州人
 楊時字中立南劍人從李伊川之門後嘗與諸弟四散至高宗
 建炎初召湯離山胡文定在經筵後游酢李若皆出其門天知性

再傳而得仲素五峰致堂延平晦翁之流故老道德賴此典
 刑晚輩季問視此模楷責權臣以尊主攘狄之義示後人以中庸
 大學之教此數君子之功大矣羅仲素南劍人清介絕俗於季於
 楊龜山後劍浦人李延平先生
 同者又從仲素季受春秋中庸孟子之說晦翁朱先生皆季延平
 先生尺得具季皆伊洛性命之季也又胡五峰胡致堂皆胡安國
 文定先生之子季倫以金助胡安國嘗親與語曰願公修此又閩中
 政任賢博學子攝秋以開後功稱以其親已始大熙之

之山斗照映古今終季敢不欽於景仰哉噫雖百昌黎作歐陽序
 林藻作泉山銘何足形容其萬一歟見上

蜀中人材

昔我高宗之論蜀士也曰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大哉王

言其口燥人物之龜鑑也係年錄鄉殿一十一六年
 行焉先文章乃其餘事 愚嘗登岷峨之山望巴江之水門參其巖壑
 山川之鬱鬱氣象宏富其為物也有青金丹砂之良其為人也
 明俊傑之習然世之論者曰模寫風物有聲詞壇是蜀士之長也
 馳騁古今持論文苑是蜀士之盛也噫德行首科文章末技由漢
 至唐光映史牒能文之士固不少而傾德重望者抑何寥寥間見
 耶黃門奏賦飄飄凌雲似也然失節臨叩至厲然身之大節西漢
 長卿奏賦黃門武帝時日飄飄有凌雲之志 白首草元甘心寂寞固也
 然刺秦美新為名教之罪人揚子雲草太元賦作頌漢庭誇詡君
 臣善文辭也而彭祖喬松之語識者防之 玉麥賦詩沉香笑罪風
 月善詩章也而騎鯨捉月之疎君子惜焉李白作沈香亭賦草又
 故漢之所可取者惟嚴若平唐之所可稱者惟陳子昂甘心肥遯
 不事王侯忠孝一言有裨風教嚴若平居蜀時以忠為子者數以莠
 心立朝有意規諫奏論數章皆切大弊 陳子昂此又表表於漢唐
 數君子之上尚論蜀之人才果在此而不在彼也自五季根據人

物彫西我宋混一日董月榮偉人碩德相望先後不特區區於翰

墨蹊徑之末自今觀之詞賦有弄人曰范景仁之能君子曰首决

大議其勇决不可及也范景仁成都人勤學有聲賦作彩

之景仁不而發後什上宗時仁宗二十五作在也未有聲賦宗法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隱也下以太祖心行直宗故事章十

九上寺罪為自其後

序所不及也著輪權術人曰蘇老泉之能君子曰辨姦未形其

先見不可及也書數日為荀子又聞見錄王安石名始盛政

可其大非小好一為以幾之約坡公者皆曰天下奇材不知惜

耳之遊其氣可以沮金石而凌雪霜事譽王稱曰東坡所之嶺

穎濱者皆曰制策翩翩不知新法之疏其言可以質天地而感鬼

神君莫曰古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懼之而不取也胡武平請去

之上曰以直言力人而以直奔之天下謂我何卒相實之下第工

介甫意其在宰相韓公曰此入策話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委商德

如外資用之尚以公求疑之平後神宗朝立介甫得幸范淳夫之

經學非學也色和氣柔開悟上意此其學粹矣夫成都華陽人字淳

不事非學也得說淳夫夫好雨自度之天下士也元祐初伊川

公曰

田公錫之奏議非文也憂治世而危明主

此其文雅矣隆平集田公錫本京人唐末徙蜀因居嘉州

公之言常若有不則之憂近在朝夕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

以孝事親甘露降祥彭公乘之孝人曰今之曾子也隆平集彭公

初子事親批聖德來使別得知也昔川以廉律已上唐帝意孫公

之廉人曰今之伯夷也孫亦眉州人皇祐中推御中丞永廉官秦

少以善求上為精神以能奇人為廉律已上唐帝意孫公伯夷

之變事勢倉卒張公忠獻親扶日鼓洗日虞淵其功何如哉張公

後城鄆人高宗即位至夜馳外河南之擾人心危懼孫公昭遠忠

氣激烈聞者生氣其節何如哉建炎二年金勇攻何南府留守孫

此時振國南去何為昭遠孫孫也之數君子者上則信於其君

次則信於其友下則信於其人蓋一出所共知者至若山顛水涯

頽墻敗壁之下不逐時好不徇世祿不求人知此其清操高節照

映流俗君子尤當表而出之不阿匪人終身浪藏王子思之逸節

也事都府王子思眉州人廷對不避權貴京師不從偽命守節肥

遜尹和靖之高義也建炎初劉豫為命召尹并張俞一布衣
也方舉祖訓勸勉大臣康定中益州總士張俞上宰相曰夷前書
俞所云云郭元振不及何群果州一草澤也後學起敬目曰御史張
至和二年賜果州草澤何群安遠如土慶曆中石介在李若玉來
者數千人羣自蜀至介以為李長為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
衣御史嗚呼蜀士有聲於上國也久矣然在漢唐則先文學在國
朝則先德行此又天涵地育之教歟不然由漢以來踵秦陋習文
翁修起學官人始知學又不專於岷峨巴江之精氣也今場屋之
下歲貢傑出泉石之間芝詔屢聘則孰不為明時用哉嚴王陳李
司馬楊一翁二季對相望必有續後山之詩岷峨巴江見二嚴詩曰
入簡出形四方嚴王陳李
司馬楊一翁二季對相望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